

局长红人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motif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area.

秋天纪事

—

吃过晚饭，把残局留给丈夫老马，何如就开门下了楼。

何如来到教学大楼前。楼里的走廊边竖着一块黑板。那黑板原本是写幼儿食谱的，现在却写着欢迎物价局领导前来指导工作的粗大的红色粉笔字。修这座教学大楼时，园里曾向幼儿家长集资，以弥补财政无法拨足的基建款，本来是向物价局写过报告的，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意，不想今天他们还要找借口来检查集资情况，园里只好把他们请进酒店喝了一顿，并一人一个五百元的红包，才把他们打发走。何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把目光从黑板上撤下来，朝楼道口方向走去。

刚好中班的林琴琴老师从教研室那边过来，正要回宿舍楼，见了何如，就跟她打招呼。何如忽然想起一事，对林琴琴说，你申报高级职称的材料里还少了两堂课的教案，你快点补上吧。林琴琴点点头，说晚上就弄。

林琴琴进楼去之后，何如还在楼下站立了一会，心上涌起一丝感慨。这是何如花了两年时间，跑财政，搞集资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成的。建楼期间，何如不受包工头的红包和请吃，死卡水泥标号和砖木钢材标准，保证了质量，节省了资金，如期把宿舍楼竖了起来，三十多户老师欢欢喜喜搬了进去，自己却仍住在老宿舍楼里。不想还有人说她得了包工头好处，发了大财。何如记得闲话说得最多的是搞学生伙食采办的林强生，他因何如批评他采购的食物高于市场价，一直怀恨在心，这次也跳出来大说何如的烂话。何如心想，职工们对林强生的反映已越来越强烈，他那么损公肥私，得的好处太多，确

实应该给个处理，换个人来搞一搞采办。

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操场两边枯燥的秋叶划着幽影，零落在地。何如缓缓的步履落在秋叶上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。何如就这么漫不经心地在操场上兜了一圈，准备回家。她想回去迟了，老马又要说她蹊尸闹魂，把他忘到了一边。

谁知还没走出两步，传达室那边有人吵闹起来，好像还说什么要告到何园长那里去。何如便立定了，回头，见暮色中一个女人牵了孩子，从传达室里冲了出来。一边嚷道，天下哪有这么当老师的？敢动手打我的孩子，我叫她吃不了兜着走！何如闻声迎了过去，截住横冲直闯的女人。女人认识何如，说，就是何园长吧？我叫江潮，是孩子的妈妈，你过来看看，哪有当老师这么狠心的？同时扳过小孩的头，要何如看小孩腮帮上的手指印。

何如没去看手指印，即使看，在这初夜的昏暗里，也是没法看清的。何如说别急，有什么事，我们先到办公室去慢慢说，行吗？江潮不好在何如面前发火，只得跟她往园长办公室走去。开开门，拉亮灯，没等江潮开叫，何如便蹲下问小孩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个老师班上的学生。小孩说他叫易向阳，是马老师班上的学生。何如就楞了楞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整个幼儿园就一个姓马的老师，她叫马小路，是何如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
二

灯光下，何如的确在易向阳的腮上发现了两个手指印，而且易向阳也说是马老师搨的。何如知道小孩不会说假话，就问

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。易向阳叙述不清，讲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。江潮得理不让人，吼道，不管小孩做没做错事，老师打学生总是不对的。何如说马老师打人肯定不对，但你不要急，我要找了马老师，问清情况，再做处理。江潮说，我现在就去找她的麻烦！何如说你要相信我，我会按园规严肃处罚，并责成她向你们家长认错，但必须由我出面。听何如这么说，江潮才不吱声了，带着儿子回了家。

何如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去找马小路。马小路是何如和老马唯一的女儿。马小路小时很听父母话，读书成绩也好，初中毕业就考上了省城里的幼师，幼师毕业时，不要何如说一句好话，就凭她的学业，分进了这所全市一流的示范性幼儿园。在园里的工作也积极，年年评先进。但自从找对象结婚后就慢慢变了，工作不求上进不说，还时有违规行为，给她这个当园长的母亲脸上抹黑。

何如知道坏就坏在她找的那个对象上。她的对象是一个叫城东的离过婚的男人，是经营酒店的，有钱，加上人帅，专在外拈花惹草，最后盯上了马小路。现在的女孩也没法，一切朝钱看，马小路很快就迷上了城东，并发誓非他莫嫁。何如和老马都不同意这件婚事，撇开城东结过婚不说，就凭他那专觅野食的德性，也讲不过去，何况他文化极低，连初中都没毕业。可马小路哪里听得进父母的忠告？她振振有辞道，你们讲的有道理，但我有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是两条：他有钱，我爱他，有这两条就够了。

当时何如就被马小路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事，那时她也用马小路同样的口气跟父母亲说过几乎同样的话。只不过那时人们一心革命，现在人们一心想钱。所以当父母亲反对她嫁给那个造反派头头时，她也用跟马

小路一样的坚决的口吻说道，我有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是两条：他革命，我爱他。所不同的是，何如在怀上造反派的孩子后，没和他结婚就分了手，而马小路跟城东正儿八经结了婚，在打闹了两年之后才离婚。

不一会儿，何如就来到那栋六层的宿舍楼前。她抬头望了望，三楼林强生家依然灯火辉煌，而四楼马小路家的窗户却黑灯瞎火的，看来马小路没在家。这半年来，马小路晚上常常不回家，有时甚至彻夜不归，直到第二天上午要上班了，才黑着眼圈，打着哈欠，从外面匆匆归来。何如心里咒着马小路，明知她不在家，又不甘心似的，依然往楼道口走去。喘着气爬上四楼，在马小路门上敲了几遍，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。何如这才叹口气，掉头往回走。

走到二楼，想起副园长郭步敏就住在这里，便把郭步敏的家敲开了。郭步敏见是何如，赶忙迎她进去。寒暄过后，何如把自己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。郭步敏说，小路近来的确有点反常，看来得好好帮帮她。何如说，你注意一下，她一回来，就要她到我那里去。

可这天晚上，马小路根本没归屋。第二天上午，其他的老师已进班半个小时了，何如才在传达室门口截往匆匆而归的马小路。何如把她喊进了办公室。见马小路头发不整，满脸晦气的样子，何如恨不得一记耳光甩过去。但她还是强忍住了，也不问她晚上在外干了些什么，直接问她打没打过易向阳。马小路点头承认了。何如又问她为什么打小孩？马小路吱唔了一阵，才说，他说我的烂话。何如说，他说你什么烂话？马小路却躲躲闪闪不肯说。何如火气上窜，吼道，不说也行，你从今天起，不要再上班了。马小路知道蒙混不过，才说，他说我是赖账婆。何如说，他说你是赖账婆你就打他耳光？马小路说，

我又不是赖他的账？何如说，你是不是又借家长的钱了？马小路说，没有。何如很不耐烦地说，今天暂不谈这些，中午写个深刻的检讨，贴到教师备课的大办公室，晚上再去向易向阳的家长陪礼道歉。然后把马小路轰出了办公室。

晚上吃了饭，何如就拉上马小路出了幼儿园，到商店里买了一盒葡萄干，一盒巧克力糖，还有几斤富士苹果，向易向阳家方向走去。

一路上，何如不免要追问马小路打易向阳的真正目的。马小路只好交代说，她曾向易向阳的妈妈江潮借过钱，江潮不但不借，还要在家里说她是赖账婆。小孩是容易学舌的，所以昨天易向阳上课讲小话，马小路骂了他一句，他就在下面学他妈样骂马小路是赖账婆，马小路火起，掴了他一耳光。

何如有些无奈，说，我已经听人说你向好几个家长都借了钱，而且是老虎借猪，有借无还。你想人家的孩子在你班上，你开口借钱，人家敢不借？你借了不还，人家也不好说，怕你在他们孩子身上出气。马小路说，我会还的。何如说，你拿什么还？你那个有钱的男人看上了别的女人，离婚时一分钱没留下，你又天天晚上去赌，到时短裤都会赌出去的。

何如说的句句是实，马小路做声不得，只得在前面默默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路。只听何如长叹一声，悲哀地说，你搞得自己穷困潦倒，我和你爸不心疼你？

来到一个小区，转弯抹角找到易向阳的家，敲开门，门里是一个二十七八岁年纪的保姆。换了拖鞋走进屋，易向阳的妈妈江潮正拿着遥控器选电视里的频道，对她们爱理不理的。何如只好让马小路把礼品搁到桌子上，自己厚着脸过去说明来意。江潮用鼻子哼了几声，说，你当园长的有责任，但不是你的错。何如听话听音，赶忙催马小路陪不是。马小路只好说了

几句认错的话，说完，垂着手，一副听候发落的样子。江潮来了神，咬着牙齿说，不是看在何园长的份上，我跟你没完！

挨够了训，两人才离开易向阳的家。好心的保姆送她俩到楼道口，顺手掀亮墙上的灯。何如免不了借着灯光多瞧了几眼保姆。何如问道，听口音，你好像不是街上人。保姆说，我是刚从武宁县来的。何如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保姆说，我叫陆群。何如说，今年多大了？陆群说，二十八了。何如又问，男人呢？孩子多大了？陆群停顿了一会，才说，他死了，是在河里翻砂时被洪水冲走的。又说，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因交不起学费，才到这里来做保姆，弄点钱回去。

说着话，不觉就出了小区。陆群意识到该止步了，便转身往小区方向走去。已走出去好远了，何如还站在路旁不肯动，她的目光一直吸附在陆群的背影上，直至那个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完全消失在黑暗里。

三

从此何如就多了一重心事。

这么多年过来了，何如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，努力不去翻弄封存起来的记忆。尽管她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，但至少表面上她得到了一种平衡，一种自我麻醉。然而现在不行了，这种表面的安宁平静也无法保持下去了，过去的一幕幕一下子从记忆的深处浮了出来，就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历历在目。她开始在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去搜寻一个身影，她知道请了保姆的人家，一般是由保姆来接送孩子的。

这一天早上，何如到林琴琴班上转了一趟，要她准备一堂像样的语言课，省教委的头头下来时，好上给他们看。林琴琴爽快地答应了。何如对林琴琴的爽快很满意，说，你的高级职称材料我已签好了评语，马上就送上去。

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就忽然在窗外密密麻麻的人流中发现了一个身影。那是陆群。何如的心头就亮了一下，立即站起来，出了办公室。她已经来到操场上，很快就会追上陆群了，但旋即又停下了脚步。她突然犹豫起来。到现在为止，整个幼儿园，乃至她所处的这个城市，除了自己，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她那段隐秘的过去。她就是在这种没人知根知底的情况下，跟老马生活了二十多年，而且生活得那么平静，一切都那么顺利。

何如不愿意去搅乱这已拥有的一切。相反她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陆群的影子。她加倍努力地去自己的工作，想以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而幼儿园的工作总是很杂，市里搞幼儿节目汇演，教委举行示范教学比赛，审计局来审查财务，围墙被隔壁单位捅开，样样都得她当园长的出面，甚至连厨房里没了拖把，班上孩子揩屁股的卫生纸已经用完，都要来找她园长。何如就让自己泡进这些繁杂的事务中，尽量不去翻弄记忆里的旧事。

白天就这么打发过去了，可到了晚上没公务可忙的时候，何如便难熬了。尤其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老鼠啃墙角，秋风打门窗的声音，都会把她从那越来越不安稳的浅睡中惊醒过来。只要一醒，这一夜她就再也无法入眠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炒花生。左炒右炒，硌得身上的骨头都生疼了还睡不着。没办法，只得披衣下床，到客厅里去呆坐。越坐心越乱，干脆出门到操场上转悠，就像一个怪异的梦游人一般。

这天夜里，何如又来到了操场上。她的身影在迷蒙的月辉下显得有些模糊。这个时候，传达室的灯都被守门人拉熄了，整个幼儿园都沉浸在幽暗的寂静中。

何如缓缓地踱着步，想以这种悠闲的姿态平抑心中那起伏的思绪。就这么慢慢地绕了两圈，她才微微地将头抬高了一点。无意间便瞥见了从楼道里冒出来的隐约的身影。虽然夜色隐去了那人的面目，但何如还是从那人的身材和勾着胸壳走路的姿式上，认出他就是给食堂搞采办的林强生。

何如猛然想起中午食堂里的一件事情来。按园里订的幼儿食谱，这天中餐要给幼儿吃青椒鸡丁，所以上午十点不到，林强生就从市场上购回二十只仔鸡，由厨师和保管员过秤验收，再一齐动手宰杀去毛。当时何如也去了厨房，那些去了毛的仔鸡已开了膛，扔在案板旁的灶台上。不想厨师拧着眉嘀咕起来，说，这是怎么了，明明是二十只仔鸡，怎么这会儿少了一只，数来数去只十九只了？一旁的保管员说，是呀，验收时我点了数的，是二十只。林强生也附和道，反正我交给你们的是二十只，而且自始至终大家没离开厨房一步，是不是谁藏起来了？在场的人都不想背冤枉，便四处一顿好找。找了半天，终于没找出那只无缘无故消失了的仔鸡。

想到这里，何如就对林强生起了疑心。林强生爱贪小便宜，在外采购的食物价格不低，在厨房里做事时爱来点小动作。何如便睁大了双眼，看林强生今夜里究竟要干什么。只见林强生直奔食堂而去。食堂的门上挂着两把锁，一把厨师拿着钥匙，一把保管员拿着钥匙，他林强生怎么进去得了？何如一边这么思付着，一边远远跟着。林强生只在厨房门外站了站，便往左一拐，沿右坎下到傍着厨房窗户的树丛里去了。何如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赶紧趋前一步，发现林强生在树丛里蹲下

了，抖抖擞擞摸索起来。何如本想上去逮住他，想想这里离宿舍远，自己一个女人没他男人力大，万一他横蛮起来，又怎么办呢？所以何如便转身，先进了林强生家的那个楼道口，准备等他回来后，突然拉燃路灯，再缴获赃物，那时就不怕他耍赖了。

谁知林强生却并没往家里走，而是从另一个方向去了传达室。等何如意识到林强生不会回来而走出楼道口时，林强生已开了传达室的小门，走了出去。何如追到传达室，想去跟踪林强生，小门已被林强生锁上，而自己的钥匙放在家里没在身上，再喊守传达的人开门或自己回去拿钥匙，都已来不及。何如只得作罢。何如只在心里说道，林强生啊林强生，我总会抓住你的把柄的。

四

接连几天没见陆群到幼儿园来了。来接送易向阳的，要么是他妈妈，要么是他爸爸，要么是过去曾来过幼儿园的易向阳的舅舅。何如就莫名地担忧起来。她跑到马小路班上，喊易向阳过来，问他陆阿姨这几天哪去了，怎么没来接送他？易向阳想了一阵，才结结巴巴告诉何如，他也不知陆阿姨哪去了，反正那天晚上他还和陆阿姨睡在小床上，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她。

这天下午，来接易向阳的是他的爸爸易兵。何如就过去喊住了他。何如说，小易，你来接易向阳啊？易兵见是何如，赶忙停下往教室里迈的步子，点头道，是何园长，我来接向阳。何如说原来不都是你家保姆小陆来接送的吗？易兵说，都是我

家那臭女人，无事生非，无故怀疑我跟小陆有什么瓜葛，把人家气走了。何如说，还有这样的事？易兵说，我跟江潮说，人家县里来的女人，扎扎实实做事，勤勤恳恳照看向阳，哪会跟我有瓜葛？她听不进，跟我大吵大闹，还说放在抽屉里的五百元钱不见了，硬赖在小陆身上，将小陆气得连工资都没领，就泪眼婆娑出了门。停了停，易兵又说，不过我已托介绍她到我家来的邻居把工资给她带了去，还捎了话，要她还是回来，反正我女人已到外地做事去了，如果小陆回来后她还要大打出手，我就跟她离婚。也是的，她也不想想，我家请了那么多回保姆，都是些好吃懒做，漫天要价的，好不容易才碰上小陆这种做事能干，把向阳当成自己儿子的女人，她还要不识好歹。

何如心里牵挂着陆群，不太甘心陆群就这么消失了，再也见不到她的影子，晚上特意去了一趟易向阳的家。果然如易兵所说，江潮到外面做事去了，家里就他和儿子一大一小两个男性。易兵有些奇怪，说，何园长你知道我住的地方？何如说，我不久前就来过。易兵说，想起来了，向阳曾告诉过我，您和马老师来过这里，那次我正在外面为公司收债，没在家。

两人闲聊了一阵，慢慢就把话题引到了陆群身上。何如说，你知道陆群是武宁什么地方的人？易兵说，这个我倒没问过她。何如说，那么那个介绍她到你家来的邻居一定是清楚的。易兵点点头，说，他应该清楚，上星期他去武宁采购木材时，我就是托他给陆群带的工资，不知现在回来没有。何如就说，可以陪我去见见他么？易兵说，那当然可以。于是把易向阳安顿到床上睡下，两人便出了门。易兵心生好奇，不觉问道，何园长您好像对陆群很感兴趣的？何如就有些躲躲闪闪的，吱唔道，也是随便问问，二十多年前我下放在武宁，对那

边的人有些记挂。易兵就哦了一声，说，原来如此。

只是敲开邻居家的门，那人是上星期去的武宁，至今还没回来。何如倍觉失落，告别易兵，离开这个居民小区，悻悻地往回走。

五

这天副园长郭步敏接到收费局电话，说是幼儿交学费和集资的事都归他们管，他们要来稽核发票存根。郭步敏报告给何如，何如一听就恼火，说，上个星期物价局不是来查过了吗？怎么收费局又要来？郭步敏忙解释说，物价局是来了解收费标准，收费局是要来算账，打发票，何况我们收幼儿学费和集资款，都是在收费局买的发票，他们要稽核是他们权力范围内的事。何如没好气地说，权力，权力，他们就知道使用权力，不知道下面办事的艰难。

话虽这么说，但该应付还得应付，何如当即安排会计小夏做好接待准备，不能得罪这些衙门老爷。

半个小时后，收费局的人就到了，一共三个人，都是肩阔肚厚的大男人。何如，郭步敏，还有会计小夏几个立即满脸堆笑，像迎接亲爹样把他们请进财务室。先不忙着拿账本发票什么的，而是筛上古丈毛尖茶，切开沙田柚子，再一人递上一包芙蓉王香烟。那个为头的红光满面的科长四平八稳地往沙发上一坐，二郎腿一架，香烟一叨，便开始发话。他说，市政府的收费管理文件马上就要出台，全额事业单位要从收费资金里缴纳15%的调节资金入财政金库。

一旁的三个女人立即吓出一身冷汗，齐声说，又兴起调节

资金了？我们可从没听说过。科长吐出一道浓浓的青烟，说，工厂纷纷破产听说过吧？个体户打死税管员的事听说过吧？国家工作人员又要上调工资听说过吧？要收的钱收不上，要支付的资金又要支付，你要财政如何去算这笔账？比如说你们幼儿园，五六十个教职员工，财政负担了工资负担了基建款购置费以及部分福利什么的，难道你们从幼儿身上收的钱不应该调节一点给财政么？

何如不得不承认这位科长说的还有几分道理，便说，科长说的也是，可是我们收的幼儿的款子都是一个钉子一个眼，没有一分钱的多余，您怕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科长说，情况具不具体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只知道先算账，然后依账行事。何如说，账肯定要算，只是问题明摆在这里，比如我们的集资款，弥补基建的尾数还差一大截；比如生活费，全部用在了幼儿的伙食里，期末还要根据学生出勤天数结算，多了退少了补；比如学杂费，完全按财政厅和省物价局定的标准收，用来应付教室的维修、钢琴等教具的更换以及水费电费什么的都还少了，如果还要征 15% 的调节资金……

何如他们正在跟收费局的人讨价还价，门外忽然有一位老师慌慌张张闯了进来，大呼道，何园长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打死人了，您快去看看！何如她们扎扎实实吓了一跳，问那位老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位老师稳住神，说是林强生被厨师打翻在厨房里了。何如只好让郭步敏和小夏陪着收费局的人，自己跟来人出了财务室。

在去厨房的途中，那位老师把事情的经过大略说了一下。她说，我是去食堂里提开水时，亲眼目击了这件事的全过程。原来起因还是上个星期那只不翼而飞的仔鸡，这件事不知怎么竟在教职工中间传开了，大家都议论说，十有八九是厨师耍的

名堂。厨师平时顺手牵羊的事不是没干过，但这次却千真万确不是他所为，所以听了别人的议论，就气愤得不得了。其实他心中多少有点数，当时在场的保管员惯常老实，照理不会干这种事，那么剩下的就是林强生了，尽管没抓到他的把柄，也是可以肯定的。恰好头天财务室查了各家的电表，数字公布出来后，厨师一家三口人一个月用了一百一十多度电，而相邻的林强生三个儿子都在家待业，共五个大人才用了二十度。厨师不服，顺口说了句林强生偷他家里的电的话，不想正被刚采购食物回到厨房门口的林强生听见了，林强生就冲进去指着厨师的鼻子吼道，你说我偷你家的电，证据在哪儿，没证据我拧了你的脑壳！厨师把林强生的手往旁边一扒，也点着林强生鼻子说，你不但偷电，还偷鸡，那天的那只仔鸡就是你偷的！林强生火气更大了，骂道，你污蔑好人，我今天跟你没完。上前就去抓厨师的胸领。不想当时厨师正拿着一根捅煤灶的铁条，他火气攻心，顺手舞过去，正抽在林强生的软腰上，林强生气一缩，趴到了地上。

等何如赶到厨房里，先到场的工会主席已把林强生驮到了背上，正往传达室方向赶。何如便也跟在后面往外走。幼儿园附近就是市立医院，不到十分钟就赶到了。幸好那一铁棍没抽到致命的地方，还不至于出人命，医生说在医院吊几天水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何如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林强生那寡白的还没恢复血色的脸，说，就按医生说的，在医院里休息几天，至于你的工作，我找个人代替就是了。不想林强生听何如这么说，立即慌了，腰子一挺，就坐了起来，差点把手上的针头都弄脱了。他急切地说，没事的，我这点伤没事的，不用麻烦你找人代替，我吊完水就回去。

一旁的医生和护士，还以为林强生是活焦裕禄，只要革命

工作，不要革命本钱，很佩服地说，如今这种不顾身体，一心只顾工作的人可是越来越希罕了。何如却觉得好笑，她知道林强生搞采购是要搞小动作弄外水的，他怕人家得了这个好处，更怕人家取代了他的位置，以后没外水可捞，才做出这个卵样。当然，何如不会在这种场合点破他，只是说，不行就不要硬撑，身体是再多的财富也换不来的。话里的双层意思很明显。

跟工会主席他们离开医院时，何如嘴上不出声，心里却说，那一铁棍抽得还轻了点。

六

收费局那三个人算账并不太用心，只粗粗地打了两本发票，其余的就搁到了一边，说，今天就打到这里吧，明天再打。小夏就急了，心想你们明天还要打？这个月发工资的时间又快到了，她的工资表还没造好，而且开学时收的款都还没做账，哪里有时间陪你们这些大老爷？但一旁的何如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，说快五点了，今晚就去金都大酒店喝几杯吧。然后回头吩咐郭步敏，要她先去定个包厢，自己跟收费局的科长们随后就到。郭步敏便先走了。

等小夏收拾好账本发票，一行人便起身走出财务室。来到传达室门口，迎面碰上捂着腰子从外面走进来的林强生，何如就说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林强生特意挺了挺腰身，以显示自己的强健。不想用力过大，牵动了伤处，痛得他眉毛往中间拧，嘴巴往一边歪。但他还要坚持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明天还可照常上街搞采购。何如没说什么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放林强生

过去。

跟金都大酒店还隔着一条街，早等在店门口的郭步敏就扬手招呼起来。何如对科长们说，看来包厢定好了。一齐横过大街，跟郭步敏往里走。左弯右拐，来到一个包厢外，上面写着八号两个字。郭步敏说特意选了这个包厢，八发八发，愿科长们大发。众人就齐声说，发发发。

走进包厢，里面不仅有吃饭的大圆桌，还有 VCD。郭步敏说，吃饭还早了点，先唱几支歌吧？一边吩咐服务小姐插好话筒，调好音量，让机房里送讯号过来。这边何如见屏幕上有了动静，就把点歌本往科长手上递。科长将本子放到一旁的茶几上，说，你们唱，园长你们唱，我嗓子哑，唱不来。何如就将本子塞到另一位怀里，那一位也不肯点歌。就这么推让了几次，三位客人谁也不愿上场。何如就说，都说收费局的人没有不会唱的歌，今天三位怎么不肯赏脸，是不是这里档次低了一点？三人就说，哪里哪里。郭步敏见气氛上不来，就先自己点唱了一支，打了个开场。谁知她唱过之后，那三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
两位园长不觉有些难堪，一时不知如何才好，心想这些老爷不知想要干些什么。正纳闷，那科长猛不丁冒出一句，说内地就是傻冒，吃饭的地方还搞什么 VCD，洋不洋，土不土的，人家沿海地方，吃饭是吃饭的，娱乐是娱乐的。另一位附和道，是的是的，吃饭是物质文明，唱歌跳舞是精神文明，往一处抓就是来不起情调。说得一旁的两位园长你觑觑我我觑觑你，满脸的难为情。好在郭步敏还算是机灵，立即接过他们的话头，说，是呀是呀，都快二十一世纪了，文明也得有个文明法。又说，这样吧，楼下有个足浴馆，大家有兴趣，陪你们过一过足瘾。那三人脸上有了起色，说足浴倒是个新鲜玩意。